

西

遊記

二

師徒同心

原著
吳承恩

編撰
張富海



西遊記

師徒同心

目次

第二十一回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10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24
第二十三回	三藏不忘本	四聖試禪心	40
第二十四回	萬壽山大仙留故友	五莊觀行者竊人參	56
第二十五回	鎮元仙趕提取經僧	孫行者大鬧五莊觀	72
第二十六回	孫悟空三島求方	觀世音甘泉活樹	86
第二十七回	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恨逐美猴王	102



第二十八回	花果山群妖聚義	黑松林三藏逢魔	116
第二十九回	脫難江流來國土	承恩八戒轉山林	130
第三十回	邪魔侵正法	意馬憶心猿	142
第三十一回	豬八戒義激猴王	孫行者智降妖怪	158
第三十二回	平頂山功曹傳信	蓮花洞木母逢災	174
第三十三回	外道迷真性	元神助本心	190
第三十四回	魔頭巧算困心猿	大聖騰那騙寶貝	206
第三十五回	外道施威欺正性	心猿獲寶伏邪魔	222
第三十六回	心猿正處諸緣伏	劈破傍門見月明	236
第三十七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252
第三十八回	嬰兒問母知邪正	金木參玄見假真	268
第三十九回	一粒金丹天上得	三年故主世間生	282
第四十回	嬰兒戲化禪心亂	猿馬刀歸木母空	298



霧失樓臺西遊記

主編 張富海

幼時初讀《西遊記》，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孫悟空，一棒在手，打盡不平，上至天宮，下至黃泉，沒有他不敢鬧的。說到可愛，則數豬八戒，離開高老莊之前，他仍對老丈人說：「丈人呵，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這還不算，當四位菩薩試探唐僧師徒禪心的時候，這猢猻子竟然對菩薩說：「娘啊，既是他們不肯招我啊，你招了我罷！」

看到這些地方，常讓人忍俊不禁。及至年齡漸長，才發現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男性類型化的高度概括，《西遊記》輕鬆且不露痕跡地達到這種地步，不愧是古代四大名著之一。

現代人對《西遊記》耳熟能詳，鮮有人仔細通讀原文。原因很簡單，作為白話小說的先行者，《西遊記》在誕生之初，正處於詩歌文化的顛峰，對於當時的人來說，詩歌是美和藝術的象徵，因此《西遊記》中夾雜了太多的詩詞歌賦。今天，這些當時人們眼中膾炙

人口的詩歌，卻變成了閱讀的障礙。現代人閱讀《西遊記》，逢詩歌段落便自然跳過，自有其原因。這樣閱讀，讓我們對《西遊記》有印象，但不全面，接受並迷惑著的感覺縈繞。

這樣的感覺並不奇怪。《西遊記》本身就有很多不確定的地方。從作者來說，現在我們都知道《西遊記》的作者是明代大文豪吳承恩，但對於專家學者來說，只能說《西遊記》的作者「很可能」是吳承恩。

《西遊記》最早的刻本是明萬曆二十年（即西元一五九二年）的金陵世德堂刻本，但這個版本的刻印者已經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了，其時吳承恩去世僅十年。清代，更多人卻認為作者是長春道人丘處機。事實上丘處機確實也寫過一部《西遊記》，記載的卻是自己如何跋涉萬里，拜訪成吉思汗鐵木真的歷程，和唐僧取經的故事相差十萬八千里。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偏差呢？

與古人的生活習慣有關係，古人健身的一大流行方式是嗑藥，自晉朝以來，嗑藥而死的人不計其數，但古人煉丹的心得也愈發多樣。《西遊記》的思想，融合了佛、道、儒三教真髓，對於如何煉丹記述得更加詳盡。因此在有清一代，不少學者都認為《西遊記》是一部講述如何成仙的書。既然如此，那麼最有可能成為作者的便是全真道士丘處機了。再加上當時印刷手段相對落後，人們只知道丘處機寫了一本《西遊記》，卻不知道丘先生的《西遊記》記





述的是自己如何去西域拜見成吉思汗。在資訊傳遞不暢的時代，一個同名誤傳讓丘道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成了《西遊記》的作者。

民初五四時期，魯迅、胡適等人從作品中的方言文字，以及明天啓年間《淮安府志》記載吳承恩的作品有《西遊記》等事實，來判斷吳承恩比丘處機更有可能是作者。這也是現在大部分人都接受的主流觀點。

但最新的學者研究發現，《西遊記》中不但有淮安方言，還有吳地方言。也有個人書目中記載吳承恩的《西遊記》只是一篇山水遊記，這些可真麻煩，好在這些反對的證據並不充分確鑿。而且《西遊記》成書前早有說書等傳奇，吳承恩的創作是編輯、整理、創作並舉，因此現在我們不妨承認《西遊記》的作者確是吳承恩。

關於作者的爭議告一段落，對於小說本身的認識，不同的見解就更多了。中國白話小說發展得很早，用張愛玲的話說，叫「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規模乃至高度都難以與歐洲比肩。當時的讀書人面對《西遊記》這樣的神魔小說，更是不知道如何面對。

金陵世德堂的出版者「華陽洞天主人」是首先面對這個問題的人，他從談諧的角度出發，聯想到了《史記》和老、莊。他說「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

亦可以解紛。」莊子曰：「道在屎溺。」善乎立言！」他說莊子言「道」在尿裏都可能存在，何況只是文字不夠莊重。還說「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譴笑虐以恣肆」，在當時他只能用莊老談諧來為《西遊記》的存在價值辯護。同為明代人的李卓吾更具現代性，他主要從文學角度來批評《西遊記》，兼有心學，認為作品的追求是「求放心」。他的評論更接近作品本身。

清代對《西遊記》的批評有不少。首先是黃周星、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汪象旭是出版商，掛名評作者，實際的批評者是黃周星；後者本名黃太鴻，明朝進士，官至戶部主事，明亡後堅持做遺民，研究道教，七十歲時於五月五日模仿屈原沉水自殺。周批《西遊記》繼承了明代批評路線，認為整部作品不過「收放心而已」（《西遊證道書序》）。

黃周星的評論在清代並不流行，其後陳士斌的《西遊真詮》從名字就可以看出端倪，說自己的是真詮，別人的見解自然是偽詮釋了。陳士斌的《西遊真詮》主要提出了三教同源的理論，其序是曾被順治皇帝稱為才子的尤侗寫的，他在序中先肯定《西遊記》自明以來放心說有可取之處，最後又提出了「若悟一者，豈非三教一大弟子乎？」即《西遊記》是融合了佛、道、儒三家思想的書。



《西遊記》在清代影響最大的，是道士劉一明的《西遊原旨》。劉一明（西元一七三四—一八二一），是全真道龍門派第十一代傳人，也是道家著述最多的人之一。以劉一明深厚的道學造詣，看了《西遊記》後，馬上認定《西遊記》的內涵是性命雙修之道。「其書闡三教一家之理，傳性命雙修之道，……悟之者在儒即可成聖，在釋即可成佛，在道即可成仙。」他批評了黃周星，認為陳士斌的批評路線是對的，只是不夠專業，因此每回後他都用長達數千字的文字來闡述小說中的道學思想。

此外，清代張書紳在《新說西遊記圖像》中提出了《西遊記》「只是教人誠心為學，不要退悔」，所謂「心不誠者，西天不可到，至善不可止」（〈西遊記總論〉）。

如果拘泥於前人的評述，也許你永遠不知道真正的《西遊記》是什麼。只有回到小說本身，《西遊記》才能還原本來面目。要瞭解真正的《西遊記》，首先要全面地進入小說本身。

本書則提供了不同的閱讀方法。首先是故事，如果時間倉促，你可以從插圖入手，本書的近千張插圖全然可以串聯起故事情節；本書插圖，從明代版畫到現代大家，可以說是《西遊記》插圖史的小小巡展。想要詳細瞭解原文，最好慢慢細讀原文以及注釋，注解中對於相關的佛、道知識盡可能作了詳細的解釋；到此時如果還有餘力，不妨再看看評論，則會幫助你對原文有更深入的認識。

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以下簡稱李評）
山陰悟一子陳士斌允生甫詮解《西遊真詮》（以下簡稱陳評）
悟元子劉一明解《西遊原旨》（以下簡稱劉評）
張書紳《新說西遊記圖像》（以下簡稱張評）
黃周星、汪象旭的《西遊證道書》（以下簡稱周評）



精緻彩圖：

名家繪圖、相關照片等精緻彩圖，使讀者融入小說情境

閱讀性高的原典：

將一百回原典分為五大分冊，版面美觀流暢、閱讀性強

列出各回回目
便於索引翻閱

第三十四回

鬼王夜謁唐三藏 悟空神化引嬰兒

卻說三藏坐於寶林寺禪堂中，燈下念一會《梁皇水懺》^{※1}，看一會《孔雀真經》^{※2}，只坐了三更時候，卻才把經本包在囊裏，正欲起身去睡，只聽得門外撲刺一聲響亮，漸漸響到陣狂風，那長老吹滅了燈，慌忙將錦衫袖手遮住，又見那燈或明或暗，便覺有些心驚膽戰，此時又因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睡，雖是合眼朦朧，卻還心中明白，耳內嚶嚶聽著那窗外陰風颯颯，好風，真箇那：

浙浙瀟瀟，飄飄淅淅，浙浙瀟瀟飛落葉，飄飄淅淅揚浮雲。滿天星斗皆昏昧，遍地塵沙盡灑紛。一陣寒狂，一陣寒狂，此時松竹敲清韻，猛處江湖波浪聲。刮得那山鳥難棲聲，吹得那海魚不定跳。噴噴，東西窗門窗脫，前後房廊神鬼，佛殿花瓶吹落地，琉璃燈籠落燈香，香爐欹倒香灰迸，獨架歪斜燭焰橫。惟惟實實驚驚，鐘鼓樓臺地動聲。

那長老昏夢中聽著風聲一時過處，又聞得禪堂外隱隱的，叫一聲：「師父！」忽抬頭夢中觀看，門外站著一條漢子，



◆《新說西遊記圖傳》繪像第二十七回請來佛壽：下方為豬八戒給唐僧托夢，上方是太子打鐵的情形。（古板畫，國畫《新說西遊記圖傳》）



歷地名？

※1 《梁皇水懺》：《梁皇水懺》，即《梁皇懺》。
※2 《孔雀真經》：《孔雀真經》，即《孔雀經》。
※3 沖天冠：皇帝戴的帽子。

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攙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那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裏皇帝？何那帝王？想必是國土不寧，讓臣啟奏，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才慢騰騰邊談舊事，愁眉眉上訴前因，道：「師父呵，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廟有座城池，便是無量之德。」三藏道：「叫作甚麼地名？」

長老道：「師父，你莫是觀音菩薩，手執一柄到斗羅星白玉柱，面如東岳長生帝，形似文昌閣化君。」

三藏見了，大驚失色，急躬身厲聲高叫道：「是那朝陛下？請坐。」用手忙攙，攙了個空虛，回身坐定，再看那人，長老便問：「陛下，你是那裏皇帝？何那帝王？想必是國土不寧，讓臣啟奏，半夜逃生至此，有何話說，說與我聽。」這人才慢騰騰邊談舊事，愁眉眉上訴前因，道：「師父呵，我家住在正西，離此只有四十里遠近，那廟有座城池，便是無量之德。」三藏道：「叫作甚麼地名？」

◎1 為師回宮，長無所取，秀者二足為金銀，發目中之為，其取果於此佛乎？（周評語）
◎2 此和兩處，（事件）
這和兩處如此位處。（周評）

名家評點：

選收不同名家之評點，隨文橫書於頁面的下方欄位，並於文中以◎記號標號，以供對照

詳細圖說：

說明性和評點性的圖說，提供讓讀者理解

詳細注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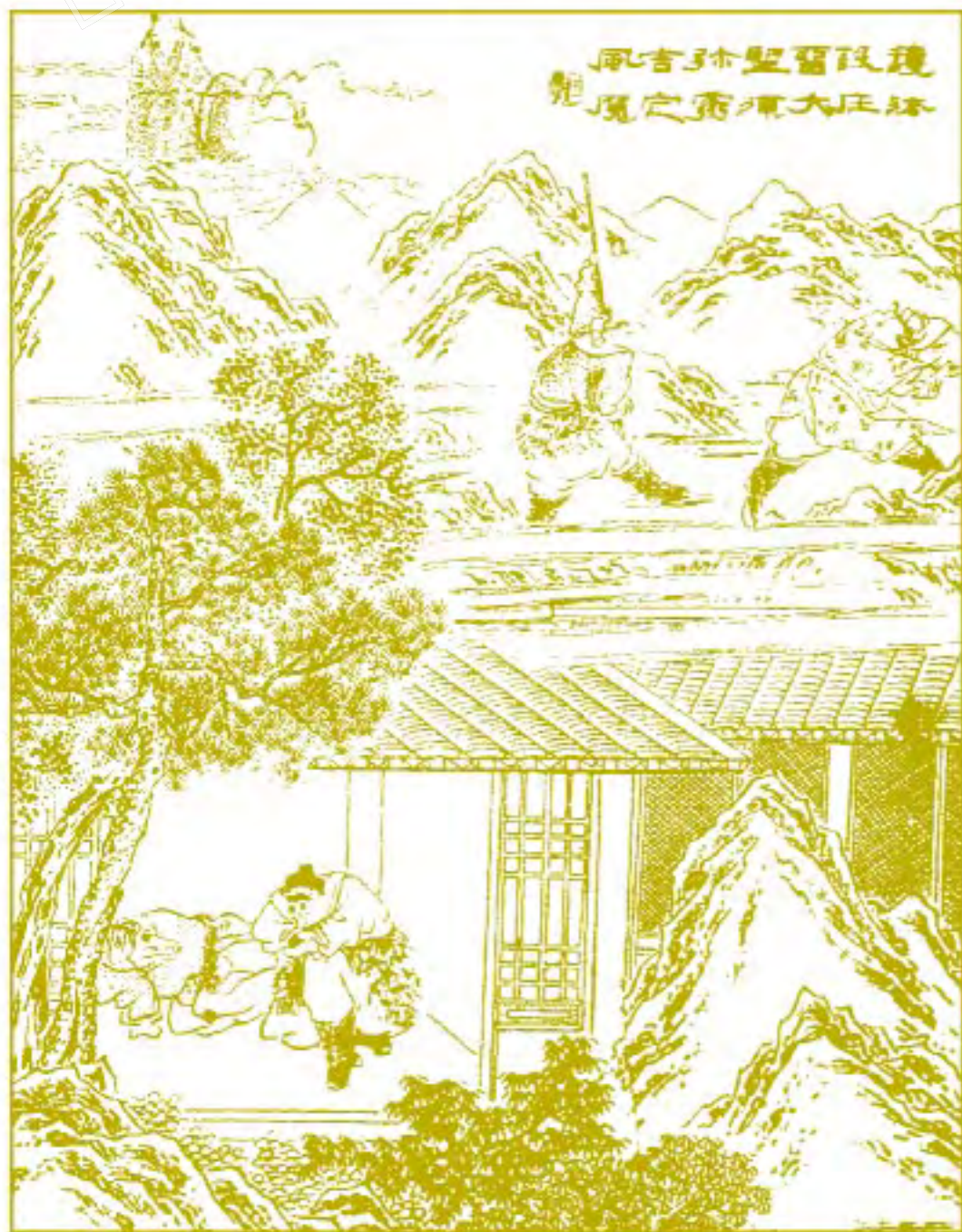
解釋艱難字詞，隨文直書於奇數頁最左側，並於文中以※記號標號，以供對照

護法設莊留大聖 須彌靈吉定風魔

卻說那五十個敗殘的小妖，拿著些破旗破鼓，撞入洞裏，報道：「大王，虎先鋒戰不過那毛臉和尚，被他趕下東山坡去了。」老妖聞說，十分煩惱。正低頭不語，默思計策，又有把前門的小妖道：「大王，虎先鋒被那毛臉和尚打殺了，拖在門口罵戰哩。」那老妖聞言，愈加煩惱道：「這廝卻也無知！我倒不曾吃他師父，他轉打殺我家先鋒，可恨，可恨！」叫：「取披掛來！我也只聞得講甚麼孫行者，等我出去，看是個甚麼九頭八尾^{※1}的和尚，拿他進來，與我虎先鋒對命^{※2}。」衆小妖急急抬出披掛。老妖結束齊整，綽一桿三股鋼叉，帥群妖跳出本洞。那大聖停立門外，見那怪走將出來，著實驍勇。看他怎生打扮，但見那：

金盔幌日，金甲凝光。盔上纓飄山雉尾，羅袍罩甲淡鵝黃。勒甲縵，盤龍耀彩；護心鏡，繞眼輝煌。鹿皮靴，槐花染色；錦圍裙，柳葉絨妝。手持三股鋼叉利，不亞當年顯聖郎。

那老妖出得門來，厲聲高叫道：「那個是孫行者？」這行者腳躡^{※3}著虎怪的皮囊，手執著如意的鐵棒，答道：「你孫外公在此，送出我師父來！」那怪仔細觀看，見行者身



◆《新說西遊記圖像》描繪第二十一回精采場景：圖下方是行者被吹傷眼睛以後受到伽藍照顧，上方則是靈吉菩薩幫助孫悟空降服妖怪。（古版畫，選自《新說西遊記圖像》）



註

- ※1 九頭八尾：方言說法，形容人能力超群。
 ※2 對命：償命。
 ※3 躡：音洗，名詞作鞋，這裏作踩、踏講。
 ※4 鄙猥：醜陋矮小。

軀鄙猥※4，面容羸瘦，不滿四尺，笑道：「可憐，可憐！我只道是怎麼樣扳翻不倒的好漢，原來是這般一個骷髏的病鬼！」◎1行者笑道：「你這個兒子，忒沒眼色！你外公雖是小小的，你若肯照頭打一叉柄，就長六尺。」那怪道：「你硬著頭，吃吾一柄。」大聖公然不懼。那怪果打一下來，他把腰躬一躬，足長了六尺，有一丈長短。◎2慌得那妖把鋼叉按住，喝道：「孫行者，你怎麼把這護身的變化法兒，拿來我門前使出！莫弄虛頭，走上來，我與你見見手段！」行者笑道：「兒子呵，常言道：『留情不舉手，舉手不留情。』你外公手兒重重的，只怕你捱不起這一棒！」那怪那容分說，捻轉鋼叉，望行者當胸就刺。這大聖正是會家不忙，忙家不會，理開鐵棒，使一個「烏龍掠地勢」，撥開鋼叉，又照頭便打。他二人在那黃風洞口，這一場好殺：

妖王發怒，大聖施威。妖王發怒，要拿行者抵先鋒；大聖施威，欲捉精靈救長老。叉來棒架，棒去叉迎。一個是鎮山都總帥，一個是護法美猴王。初時還在塵埃戰，後來各起在中央。點鋼叉，尖明鑄利；如意棒，身黑箍黃。戳著的魂歸冥府，打著的定見閻王。全憑著手疾眼快，必須要力壯身強。兩家捨死忘生戰，不知那個平安那個傷！

那老妖與大聖鬥經三十回合，不分勝敗。這行者要見功績，使一個「身外身」的手段◎3：把毫毛揪下一把，用口嚼得粉碎，望上一噴，叫聲：「變！」變有百十個行者，◎4都

評點

- ◎1. 以貌取人，失之老孫。（周評）
 ◎2. 此之謂大丈夫，又可謂道高一丈矣。（周評）
 ◎3. 誰人無身外身，卻誰人能使？可嘆。（周評）
 ◎4. 滿天猴兒正見一腔心志。（張評）

是一樣打扮，各執一根鐵棒，把那怪圍在空中。那怪害怕，也使一般本事：急回頭，望著異地上把口張了三張，^{※5}的一口氣吹將出去，忽然間，一陣黃風從空刮起。好風！真箇利害：

冷冷颼颼天地變，無影無形黃沙旋。穿林折嶺倒松梅，播土揚塵崩嶺坵^{※6}。
 黃河浪潑徹底渾，湘江水湧翻波轉。碧天振動斗牛宮，爭些^{※7}刮倒森羅殿。
 五百羅漢鬧喧天，八大金剛齊嚷亂。文殊走了青毛獅，普賢白象難尋見。
 真武龜蛇失了群，梓潼驛子飄其轡。行商喊叫告蒼天，梢公拜許諸般願。
 烟波性命浪中流，名利殘生隨水辦。仙山洞府黑攸攸，海島蓬萊昏暗暗。
 老君難顧煉丹爐，壽星收了龍鬚扇。王母正去赴蟠桃，一風吹斷裙腰釧。
 二郎迷失灌州城，哪吒難取匣中劍。天王不見手心塔，魯班吊了金頭鑽。
 雷音寶闕倒三層，趙州石橋崩兩斷。一輪紅日蕩無光，滿天星斗皆昏亂。
 南山鳥往北山飛，東湖水向西湖漫。雌雄拆對不相呼，子母分離難叫喚。
 龍王遍海找夜叉，雷公到處尋閃電。十代閻王覓判官，地府牛頭追馬面。
 這風吹倒普陀山，捲起觀音經一卷。白蓮花卸海邊飛，吹倒菩薩十二院。
 盤古至今曾見風，不似這風來不善。唵喇喇，乾坤險不炸崩開，萬里江山都是顫！

那妖怪使出這陣狂風，就把孫大聖毫毛變的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卻似紡車兒一般亂轉，^{※5}莫想輪得棒，如何攏得身？慌得行者將毫毛一抖，收上身來，獨自個舉著鐵棒，





註

※5 嘯：同「呼」。
 ※6 站：音電，屏障。
 ※7 爭些：差一點。

◆大聖拔一把毫毛，變作百十個大聖，怪物張口吹了起一股黃風，把百十個大聖吹得東倒西歪。（朱寶榮繪）



上前來打，又被那怪劈臉噴了一口黃風，把兩隻火眼金睛刮得緊緊閉合，莫能睜開，因此難使鐵棒，遂敗下陣來。那妖收風回洞不題。

卻說豬八戒見那黃風大作，天地無光，牽著馬，守著擔，伏在山凹之間，也不敢睜眼，不敢抬頭，口裏不住的念佛許願。又不知行者勝負

何如，師父死活何如。正在那疑思之時，卻早風定天晴，忽抬頭往那洞門前看處，卻也不見兵戈，不聞鑼鼓。猓子又不敢上他門，又沒人看守馬匹、行李，果是進退兩難，惶惶不已。憂慮間，只聽得孫大聖從西邊吆喝而來，他才欠身迎著道：「哥哥，好大風呵！你從那裏走來？」行者擺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孫自為人，不曾見這大風。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鋼叉，來與老孫交戰，戰到三十餘合；是老孫使一個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圍打。他甚著急，故弄出這陣風來，果是兇惡，刮得我站立不住，收了本事，冒風而逃。喂，好風！喂，好風！老孫也會呼風，也會喚雨，不曾似這個妖精的風惡！」八戒道：「師兄，那妖精的武藝如何？」行者道：「也看得過，又法兒倒也齊整，與老孫也戰個手平。卻只是風惡了，難得贏他。」八戒

評點

◎5. 形容不定，天然奇絕。（張評）

道：「似這般怎生救得師父？」行者道：「救師父且等再處。不知這裏可有眼科先生，且教他把我眼醫治醫治。」八戒道：「你眼怎的來？」行者道：「我被那怪一口風噴將來，吹得我眼珠酸痛，這會子冷淚常流。」^⑥八戒道：「哥呵，這半山，天色又晚，且莫說要甚麼眼科，連宿處也沒有了！」行者道：「要宿處不難。我料著那妖精還不敢傷我師父，我們且找上大路，尋個人家住下，過此一宵，明日天光再來降妖罷。」八戒道：「正是，正是。」

他卻牽了馬，挑了擔，出山凹，行上路口。此時漸漸黃昏，只聽得那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聲。二人停身觀看，乃是一家莊院，影影的有燈火光明。他兩個也不管有路無路，漫草而行，直至那家門首。但見：

紫芝翳翳，白石蒼蒼。紫芝翳翳多青草，白石蒼蒼半綠苔。數點小螢光灼灼，一林野樹密排排。香蘭馥郁，嫩竹新栽。清泉流曲澗，古柏倚深崖。地僻更無遊客到，門前惟有野花開。

他兩個不敢擅入，只得叫一聲：「開門，開門！」那裏邊有一老者，帶幾個



◆悟空和八戒被黃風怪吹迷了眼睛，找到一處人家，見到一個老者帶著幾個農夫站在門首。（古版畫，選自李卓吾批評本《西遊記》）





註

※8 小介：謙稱，介，孤獨的意思，表示自己居住的地方地廣人稀。如《書·秦誓》：「有一介臣。」
 ※9 蒼頭：指僕人。

年幼的農夫，又鋤掃帚齊來，問道：「甚麼人？甚麼人？」行者躬身道：「我們是東土大唐聖僧的徒弟，因往西方拜佛求經，路過此山，被黃風大王拿了我師父去了，我們還未曾救得。天色已晚，特來府上告借一宵，萬望方便方便。」那老者答禮道：「失迎，失迎。此間乃雲多人少之處，卻才聞得叫門，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強盜等類，故此小介※8愚頑，多有沖撞；不知是二位長老。請進，請進。」他兄弟們牽馬挑擔而入，徑至裏邊，拴馬歇擔，與莊老拜見敘坐。又有蒼頭※9獻茶。茶罷，捧出幾碗胡麻飯。飯畢，命設鋪就寢。行者道：「不睡還可，敢問善人，貴地可有賣眼藥的？」老者道：「是那位長老害眼？」行者道：「不瞞你老人家說，我們出家人，自來無病，從不曉得害眼。」老人道：「既不害眼，如何討藥？」行者道：「我們今日在黃風洞口救我師父，不期被那怪將一口風噴來，吹得我眼珠酸痛。今有些眼淚汪汪，故此要尋眼藥。」那老者道：「善哉，善哉！你這個長老，小小的年紀，怎麼說謊？那黃風大聖，風最利害。他那風，比不得甚麼春秋風、松竹風與那東西南北風……。」八戒道：「想必是夾腦風、羊耳風、大麻風、偏正頭風？」◎7長者道：「不是，不是。他叫作『三昧神風』。」行者道：「怎見得？」老者道：「那風，能吹天地暗，善刮鬼神愁，裂石崩崖惡，吹人命即休。你們若遇著他那風吹了呵，還想得活哩！只除是神仙，方可得無事。」行者道：「果然，果然！我們雖不是神仙，神仙還是我的晚輩。這條命急切難休，卻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那老者道：「既

評點

◎6. 前思後想，日夜反覆，其目焉得不病。（張評）

◎7. 老豬慣說風話。（周評）

如此說，也是個有來頭的人。我這敵處卻無賣眼藥的。老漢也有些迎風冷淚，曾遇異人傳了一方，名喚『三花九子膏』，^⑧能治一切風眼。」行者聞言，低頭唱喏道：「願求些兒點試點試。」那老者應承，即走進去，取出一個瑪瑙石的小罐兒來，拔開塞口，用玉簪兒蘸出少許，與行者點上，教他不得睜開，寧心睡覺，明早就好。點畢，收了石罐，徑領小介們退於裏面。八戒解包袱，展開鋪蓋，請行者安置。行者閉著眼亂摸，八戒笑道：「先生，你的明杖^{※10}兒呢？」行者道：「你這個鑲糟的猓子！你照顧我做瞎子哩！」那猓子啞啞的暗笑而睡。行者坐在鋪上，轉運神功，直到有三更後，方才睡下。

不覺又是五更將曉，行者抹抹臉，睜開眼道：「果然好藥，比常更有百分光明！」卻轉頭後邊望望，呀！那裏得甚房舍窗門，但只見些老槐高柳，兄弟們都睡在那綠莎茵上。那八戒醒來道：「哥哥，你嚷怎的？」行者道：「你睜開眼看看。」猓子忽抬頭，見沒了人家，慌得一轂轆爬將起來道：「我的馬哩？」行者道：「樹上拴的不是？」「行李呢？」行者道：「你頭邊放的不是？」^⑨八戒道：「這家子憊懶也。他搬了，怎麼就不叫我們一聲？通得老豬知道，也好與你送些茶果。想是躲門戶^{※11}的，恐怕里長曉得，卻就連夜搬了。噫！我們也忒睡得死，怎麼他家拆房子，響也不聽見響響？」行者吸吸的笑道：「猓子，不要亂嚷。你看那樹上是個甚麼紙帖兒？」八戒走上前，用手揭了，原來上面四句頌子云：

「莊居非是俗人居，護法伽藍點化廬。妙藥與君醫眼痛，盡心降怪莫躊躇。」



✦ 八百里黃風嶺應該是典型的風蝕地貌。圖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布林津縣五彩河谷的亞丹地形，是由風沙流對地表進行吹蝕和磨蝕形成的地貌。（許抗東/fotoe提供）



註

※10 明杖：盲人探路用的手杖。

※11 躲門戶：爲了躲避苛役雜稅而逃亡的人家。

行者道：「這夥強神，自換了龍馬，一向不曾點他，他倒又來弄虛頭！」八戒道：

「哥哥莫扯架子。他怎麼伏你點札？」行者道：「兄弟，你還不知哩。這護教伽藍、六丁六甲、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奉菩薩的法旨，暗保我師父者。自那日報了名，只為這一向有了你，再不曾用他們，故不曾點札罷了。」八戒道：「哥哥，他既奉法旨暗保師父，所以不能現身明顯，故此點化仙莊，你莫怪他。昨日也虧他與你點眼，又虧他管了我們一頓齋飯，亦可謂盡心矣。你莫怪他，我們且去救師父來。」行者道：「兄弟說得是。此處到那黃風洞口不遠，你且莫動身，只在林子裏看馬守擔，等老孫去洞裏打聽打聽，看師父下落如何，再與他爭戰。」八戒道：「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10行者道：「莫亂談，我去也！」

他將身一縱，徑到他門首，門尚關著睡覺。行者不叫門，且不驚動妖怪，捻著訣，念個咒語，搖身一變，變作一個花腳蚊蟲，真箇小巧！有詩為證，詩曰：

擾擾微形利喙，嚶嚶聲細如雷。蘭房紗帳善通隨，正愛炎天暖氣。

只怕薰烟撲扇，偏憐燈火光輝。輕輕小小忒鑽疾，飛入妖精洞裏。

只見那把門的小妖正打鼾睡，行者往他臉上叮了一口。那小妖翻身醒了，道：「我爺呀！好大蚊子！一口就叮了一個大疙疸！」忽睜眼道：「天亮了。」又聽得支的一聲，二門開了。行者嚶嚶的飛將進去，只見那老妖分付各門上謹慎，一壁廂收拾兵器：「只怕昨日那

評點

◎8. 三者木之生數，九者金之成數，木能生火，火能剋金，有生有剋，心猿火眼安能不癒？（周評）

◎9. 理都放在頭上，則自不差。（張評）

◎10. 終無定見，大抵還想丈人。（張評）

陣風不曾刮死孫行者，他今日必定還來。來時，定教他一命休矣。」

行者聽說，又飛過那廳堂，徑來後面。但見一層門關得甚緊，行者漫※12門縫兒鑽將進去，原來是個大空園子，那壁廂定風樁上繩纏索綁著唐僧哩。那師父紛紛淚落，心心只念著悟空、悟能，不知都在何處。行者停翅，叮在他光頭上，叫聲：「師父。」那長老認得他的聲音，道：「悟空啊，想殺我也！你在那裏叫我哩？」行者道：「師父，我在你頭上哩。你莫要心焦，少得煩惱。我們務必拿住妖精，方才救得你的性命。」唐僧道：「徒弟呵，幾時才拿得妖精麼？」行者道：「拿你的那虎怪，已被八戒打死了。只是老妖的風勢利害，料著只在今日，管取拿他。你放心莫哭，我去呀。」

說聲去，嚶嚶的飛到前面。只見那老妖坐在上面，正點札各路頭目。又見那洞前有一個小妖，把個令字旗磨一磨，撞上廳來報道：「大王，小的巡山，才出門，見一個長嘴大耳朵的和尚坐在林裏；若不是我跑得快些，幾乎被他捉住。卻不見昨日那個毛臉和尚。」老妖道：「孫行者不在，想必是風吹死也；再不，便去那裏求救兵去了！」眾妖道：「大王，若果吹殺了他，是我們的造化；只恐吹不死他，他去請些神兵來，卻怎生是好？」老妖道：「怕他怎的，怕那甚麼神兵！若還定得我的風勢，只除了靈吉菩薩來是，其餘何足懼也！」◎11

行者在屋梁上，只聽得他這一句言語，不勝歡喜，即抽身飛出，現本相來至林中，叫聲：「兄弟！」八戒道：「哥，你往那裏去來？剛才一個打令字旗的妖精，被我趕了去





註

※12 漫：從、沿、順的意思。

也。」行者笑道：「虧你，虧你！老孫變作蚊蟲兒，進他洞去探看師父，原來師父被他綁在定風樁上哭哩。是老孫分付，教他莫哭，又飛在屋梁上聽了一聽。只見那拿令字旗的，喘噓噓的走進去報道：只是被你趕他，卻不見我。老妖亂猜亂說，說老孫是風吹殺了，又說是請神兵去了。他卻自家供出一個人來，甚妙！甚妙！」八戒道：「他供的是誰？」行者道：「他說怕甚麼神兵，那個能定他的風勢！只除是靈吉菩薩來是。但不知靈吉住在何處？」

正商議處，只見大路旁走出一個老公公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身健不扶拐杖，冰髯雪鬢蓬蓬。金花耀眼意朦朧，瘦骨衰筋強硬。

屈背低頭緩步，龐眉赤臉如童。看他容貌是人稱，卻似壽星出洞。

八戒望見大喜道：「師兄，常言道：『要知山下路，須問去來人。』你上前問他一聲，何如？」真箇大聖藏了鐵棒，放下衣襟，上前叫道：「老公公，問訊了。」那老者半答不答的，還了個禮道：「你是那裏和尚？這曠野處，有何事幹？」行者道：「我們是取經的聖僧，昨日在此失了師父，特來動問公公一聲：靈吉菩薩在那裏住？」老者道：「靈吉在直南上。從此處到那裏，還有二千里路。有一山，呼名小須彌山，山中有個道場，乃是菩薩講經禪院。汝等是取他的經去了？」行者道：「不是取他的經，我有一事煩他，不知從那條路去？」老者用手向南指道：「這條羊腸路就是了。」◎12 哄得那孫大聖回頭看路，那公

評點

◎11. 安得西方處處妖魔皆如此怪之自供乎？（周評）

◎12. 只要路頭不錯，何怕羊腸？（周評）



◆護法伽藍一直在暗中保護唐僧。圖為福州開元寺的伽藍菩薩像。(陳浩/fotoe提供)

公化作清風，寂然不見。只見路旁遺下一張簡帖，上有四句頌子云：
 ⑬
 「上覆齊天大聖聽，老人乃是李長庚。須彌山有飛龍杖，靈吉當年受佛兵。」

行者執了帖兒，轉身下路。八戒道：「哥呵，我們連日造化低了。這兩日饑日裏見鬼※¹³！那個化風去的老兒是誰？」行者把帖兒遞與八戒。念了一遍道：「李長庚是那個？」行者道：「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號。」八戒慌得望空下拜道：「恩人，恩人！老豬若不虧金星奏准玉帝呵，性命也不知化作甚的了！」行者道：「兄弟，你卻也知感恩。但莫要出頭，只藏在這樹林深處，仔細看守行李、馬匹，等老孫尋須彌山，請菩薩去耶。」八戒道：「曉得，曉得！你只管快快前去。老豬學得個烏龜法，得縮頭時且縮頭。」

孫大聖跳在空中，縱筋斗雲，徑往直南上去。果然速快，他點頭經過三千里，扭腰八百有餘程。須臾，見一座高山，半中間有祥雲出現，瑞靄紛紛；山凹裏果有一座禪院，只聽得鐘磬悠揚，又見那香烟繚繞。大聖直至門前，見一道人，項掛數珠，口中念佛。行者道：「道人作揖。」那道人躬身答禮道：「那裏來的老爺？」行者道：





「這可是靈吉菩薩講經處麼？」道人道：「此間正是，有何話說？」行者道：「累煩你老人家與我傳答傳答：我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的徒弟，齊天大聖孫悟空行者。今有一事，要見菩薩。」道人笑道：「老爺字多話多，我不能全記。」^{◎14}行者道：「你只說是唐僧徒弟孫悟空來了。」道人依言，上講堂傳報。那菩薩即穿袈裟，添香迎接。

這大聖才舉步入門，往裏觀看，只見那：

滿堂錦繡，一屋威嚴。^{◎15}衆門人齊誦《法華經》，老班首輕敲金鑄磬。佛前供養，盡是仙果仙花；案上安排，皆是素穀素品。輝煌寶燭，條條金焰射虹霓；馥郁真香，道道玉烟飛彩霧。正是那講罷心閑方入定，白雲片片遶松梢。靜收慧劍魔頭絕，般若波羅善會高。

那菩薩整衣出迓，行者登堂，坐了客位，隨命看茶。行者道：「茶不勞賜，但我師父在黃風山有難，特請菩薩施大力降怪救師。」菩薩道：「我受了如來法令，在此鎮押黃風怪。如來賜了我一顆定風丹，^{◎16}一柄飛龍寶杖^{◎17}。當時被我拿住，饒了他的性命，放他去隱性歸山，不許傷生造孽。不知他今日欲害令師，有違教令，我之罪也。」那菩薩欲留行者，治齋相敘，行者懇辭，隨取了飛龍杖，與大聖一齊駕雲。

不多時，至黃風山上。菩薩道：「大聖，這妖怪有些怕我，我只在雲端裏住定，你下去與他索戰，誘他出來，我好施法力。」行者依言，按落雲頭，不容分說，掣鐵棒把他洞門打破，叫道：「妖怪，還我師父來也！」慌得那把門小妖急忙傳報。那怪道：「這潑猴

評

◎13. 一篇之中老人頭子再見，非雙聲疊韻也，正是文章家攢花簇錦之法。（周評）

◎14. 可見大道不在多言。（周評）

◎15. 好個「一屋威嚴」。（李評）

◎16. 定風丹伏案。（周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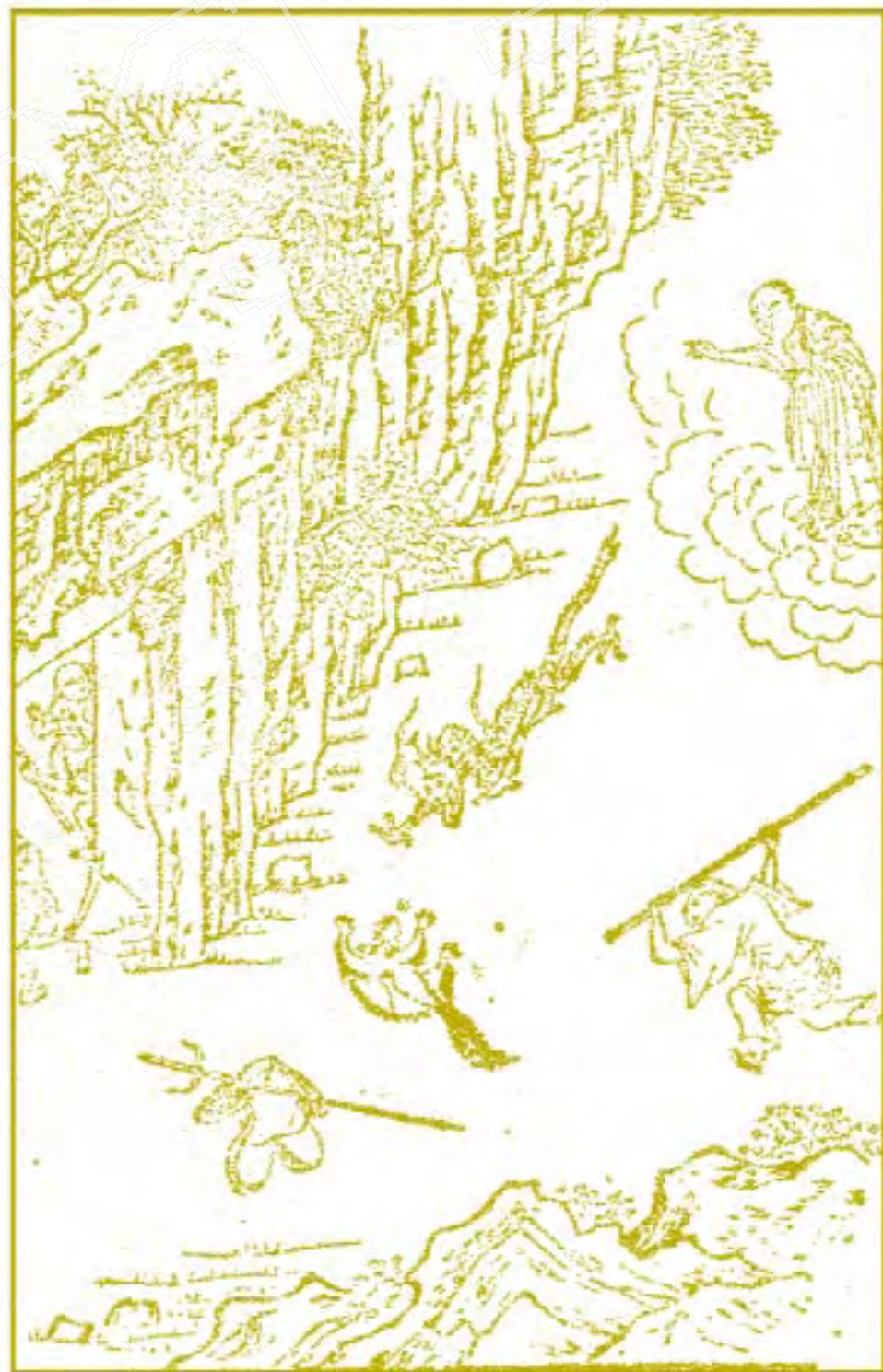
◎17. 人心不定皆因少此主杖耳。（張評）

著實無禮！再不伏善，^{◎18}反打破我門。這出去，使陣神風，定要吹死！」仍前披掛，手綽鋼叉，又走出門來，見了行者，更不打話，拈叉當胸就刺。大聖側身躲過，舉棒對面相還。戰不數合，那怪吊回頭，望巽地上才待要張口呼風，只見那半空裏，靈吉菩薩將飛龍寶杖丟將下來，不知念了些甚麼咒語，卻是一條八爪金龍，^{◎19}撥喇的輪開兩爪，一把抓住妖精，^{◎20}提著頭，兩三摔^{※14}，摔在山石崖邊，現了本相，卻是一個黃毛貂鼠。^{◎21}

行者趕上，舉棒就打，被菩薩攔住道：「大聖，莫傷他命。我還要帶他去見如來。」

對行者道：「他本是靈山腳下的得道老鼠，^{◎22}因為偷了琉璃盞內的清油，燈火昏暗，恐怕金剛拿他，故此走了，卻在此處成精作怪。如來照見了他，不該死罪，故著我轄押，但他傷生造孽，拿上靈山；今又沖撞大聖，陷害唐僧，我拿他去見如來，明正其罪，才算這場功績哩。」行者聞言，卻謝了菩薩。菩薩西歸不題。

卻說豬八戒在那林裏，正思量行者，只聽得山坂下叫聲：「悟能兄弟，牽馬挑擔來耶！」那猓子認得是行者聲音，急收拾跑出林外，見了行者道：「哥哥，怎的幹事來？」



◆靈吉菩薩把飛龍寶杖化作八爪金龍，擒住了妖精，原來是一隻黃毛貂鼠。（古版畫，選自李卓吾批評本《西遊記》）





※14 粹：音昨，方言，揪、抓，如粹頭髮、粹著不放。

靈吉二字最可思，大抵兇惡悔吝，都從痴愚不醒得來。人若不自知耳，知則有何悔吝哉？非深于《易》者，不能如此。黃毛老鼠，我心之偷者。是問何以有風？曰：偷則風矣，風則偷矣。黃毛是病，靈吉是藥，都在本身尋取，勿認作事實，令作者笑人也。（李評）

悟元子曰：上回已言心之猖狂，須借戒行而除去矣。此回專言意之疑慮，當依靈明而剿滅也。篇首「黃風洞老妖低頭不語，默思計策。」「黃」為主色，喻人之意；「風」吹不定，喻意之無主；「低頭不語」，正起意思維之象；「默思計策」，乃疑慮妄想之機。「拿一桿三股鋼叉跳出洞來」，意念一動，邪正不分，是非莫辨，猶豫不決，而股股又又三思不決矣。（劉評節錄）

行者道：「請靈吉菩薩使一條飛龍杖，拿住妖精，原來是個黃毛貂鼠成精，被他帶去靈山見如來去了。我和你洞裏去救師父。」那猓子才歡歡喜喜。二人撞入裏面，把那一窩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頓釘耙鐵棒，盡情打死，卻往後園拜救師父。師父出得門來，問道：「你兩人怎生捉得妖精？如何方救得我？」行者將那請靈吉降妖的事情，陳了一遍。師父謝之不盡。他兄弟們把洞中素物，安排些茶飯吃了，方才出門，找大路向西而去。畢竟不知向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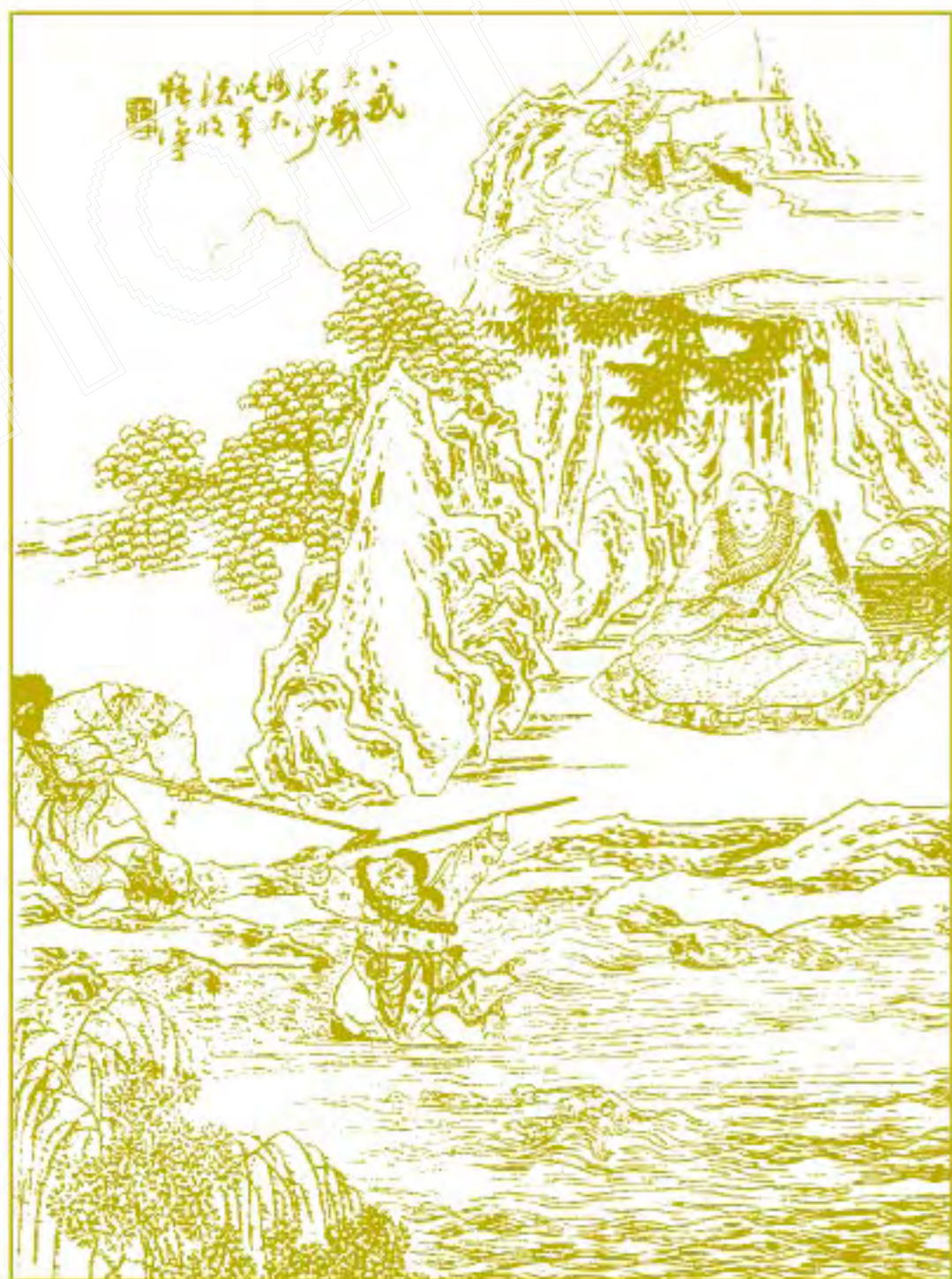
- ◎18. 敢問鼠大王有何善之可伏？（周評）
- ◎19. 以龍擒鼠，亦是小題大做。（周評）
- ◎20. 志不亂風亦不生，此怪之所以擒也。（張評）
- ◎21. 凡物可現本相，而要怪獨不可現本相，現本相則醜點。（周評）
- ◎22. 老鼠亦得道乎？得道尚偷油乎？得偷油之道，如此今日得道者多矣！（李評）

第二十二回

八戒大戰流沙河 木叉奉法收悟淨

話說唐僧师徒三衆，脫難前來，不一日，行過了八百黃風嶺，^②進西卻是一脈平陽之地。光陰迅速，歷夏經秋，見了些寒蟬鳴敗柳，大火^{※1}向西流。^③正行處，只見一道大水狂瀾，渾波湧浪。^④三藏在馬上忙呼道：「徒弟，你看那前邊水勢寬闊，怎不見船隻行走，我們從那裏過去？」八戒見了道：「果是狂瀾，無舟可渡。」那行者跳在空中，

用手搭涼篷而看，他也心驚道：「師父呵，真箇是難，真箇是難！這條河若論老孫去呵，只消把腰兒扭一扭，就過去了；若師父，誠千分難渡，萬載難行。」三藏道：「我這裏一望無邊，端的有多少寬闊？」行者道：「經過有八百里遠近。」八戒道：「哥哥怎的定得個遠近之數？」行者道：「不瞞賢弟說，老孫這雙眼，白日裏常看得千里路上的吉凶。卻才在空中看出，此河上下不知多遠，但只見這經過足有八百里。」長老憂嗟煩惱，兜回馬，忽見岸上有一通石碑。三衆齊來看時，見上有三個篆字，乃「流沙河」；腹上又有小小的四行真字^{※2}云：



◆《新說西遊記圖像》
描繪第二十二回精采
場景：豬八戒大戰沙和
尚，孫悟空藏在雲頭準
備偷襲。（古版畫，選自
《新說西遊記圖像》）



註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3深。鵝毛飄不起，蘆花定底沉。◎5

師徒們正看碑文，只聽得那浪湧如山，波翻若嶺，河當中滑辣※4的鑽出一個妖精，十分兇醜：

一頭紅焰髮蓬鬆，兩隻圓睛亮似燈。不黑不青藍靛臉，如雷如鼓老龍聲。

身披一領鵝黃氅，腰束雙攢露白藤。項下骷髏懸九個，手持寶杖甚崢嶸。◎6

那怪一個旋風，奔上岸來，徑搶唐僧。慌得行者把師父抱住，急登高岸，回身走脫。那八戒放下擔子，掣出釘耙，望妖精便築。那怪使寶杖架住。他兩個在流沙河岸，各逞英雄。這一場好鬥：

九齒鉞，降妖杖，二人相敵河岸上。這個是總督大天蓬，那個是謫下捲簾將。昔年曾在靈霄，今日爭持賭猛壯。這一個鉞去探爪龍，那一個杖架磨牙象。伸開大四平，鑽入迎風戲。這個沒頭沒臉抓，那個無亂無空放。一個是久佔流沙界吃人精，一個是秉教迦持修行將。

他兩個來來往往，戰經二十回合，不分勝負。

那大聖護了唐僧，牽著馬，守定行李，見八戒與那怪交戰，就恨得咬牙切齒，擦掌磨

※1 大火：星名，即心星，古代稱之為火，大火，或商星，新星西落，說明到了秋天。

※2 眞字：漢字楷書的別稱。

※3 弱水：古時淺而湍急的河流不能行舟船，古人認為是由於水羸弱，因此把這樣的河流稱之為弱水。《山海經》載：

崑崙之北有水，其力不能勝芥，故名弱水。後來逐漸用弱水來泛指險而遙遠的河流。文中指河水深險。

※4 滑辣：同嘩喇，擬聲詞，形容水的響動。

評點

- ◎1. 流沙河畔，收卻悟淨，則四象合和矣，五行攢簇矣，此一部西遊之小團圓也。（周評節錄）
- ◎2. 風不起心不動，只挽清上意，便領得靜字之神。（張評）
- ◎3. 左右清風至客意，已驚秋金公至矣。（張評）
- ◎4. 波翻浪滾是為靜字一反。（張評）
- ◎5. 此中不淨極矣。（張評）
- ◎6. 皆因私纏物繞，累成這等模樣。（張評）



拳，忍不住要去打他，掣出棒來道：「師父，你坐著，莫怕。等老孫和他耍耍兒來。」那師父苦留不住。他打個唵哨，跳到前邊。原來那怪與八戒正戰到好處，難解難分，被行者輪起鐵棒，望那怪著頭一下。那怪急轉身，慌忙躲過，徑鑽入流沙河裏。氣得個八戒亂跳道：「哥哥，誰著你來的！那怪漸漸手慢，難架我鈇，再不上三五合，我就擒住他了。他見你兇險，敗陣而逃，怎生是好？」行者笑道：「兄弟，實不瞞你說，自從降了黃風怪，下山來，這個把月不曾耍棍，我見你和他戰的甜美，我就忍不住腳癢，故就跳將來耍耍的。那知那怪不識耍，就走了。」

他兩個攙著手，說說笑笑，轉回見了唐僧。唐僧道：「可曾捉得妖怪？」行者道：「那妖怪不奈戰，敗回鑽入水去也。」三藏道：「徒弟，這怪久住於此，他知道淺深。似這般無邊的弱水，又沒了舟楫，須是得個知水性的，引領引領才好哩。」行者道：「正是這等說。常言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怪在此，斷知水性。我們如今拿住他，且不要打殺，只教他送師父過河，再做理會。」八戒道：「哥哥不必遲疑，讓你先去拿他，等老豬看守師父。」行者笑道：「賢弟呀，這樁兒我不敢說嘴，水裏勾當，老孫不大十分熟。若是空走，還要捻訣，又念念避水咒，方才走得；不然，就要變化作甚麼魚蝦蟹鰲之類，我才去得。若論賭手段，憑你在高山雲裏，幹甚麼蹊蹺異樣事兒，老孫都會；只是水裏的買賣，有些兒榔杭。」八戒道：「老豬當年總督天河，掌管了八萬水兵大眾，倒學得些水性——卻只怕那水裏有甚麼眷族老小，七窩八代的都來，我就弄他不過，一時不被

